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周文彬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宋 衛湜 撰

故𤣥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

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一節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及獲福之義玄酒水也色黒謂之玄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

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内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内稍南近户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户而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案爾雅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鄭知粢當為齊引周禮五齊酒正文也鄭註云泛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醍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

之間有醆又周禮盎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横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

案少牢陳鼎于廟門外東方西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鞀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

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此玄酒至合享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玄酒醴醆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祜是義也故鄭註言今禮饌具所因於

古及其事義
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為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為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為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為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為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祜也五行遂者地之祜也五常順者民之祜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

莫不承天之祜其致如此可不務乎

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醆所以在戶粢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葢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醆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粢醍則醴齊是也用之於饋食

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祜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

也　又禮書曰經有言一齊者禮器曰夫人薦盎祭統宗婦執盎從祭義夫人奠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涚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醴酒三齊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此經玄酒醴醆粢醍澄酒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實八尊是也天子無一齊諸侯無五齊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自其上而言之又有中焉則記之三齊者宗廟之祫祭也祫祭中祭也

自其下而言之又有大焉則記之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也夫禘也祫也四時也人鬼而已自其上而言又有神示焉則周官五齊者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祭天地而諸侯則社稷而已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則大祖而已天子祫羣廟之主而大夫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祫亦可知也故時祭一齊而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是皆可以類而推也　又樂書曰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

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鍾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宫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嚴陵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又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則四者之内外上下益可見矣致其味者於道為遠寡於味者於道為近醴醆雖有味其味寡矣則在户者以由户而内為近故也粢醍其味淺致矣則在堂者以自堂而下為遠故也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益遠人者於道為近也先王所貴者在道而已故言於初朔之後以明後世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焉於玄於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

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曰陳鼎有牛羊之異用俎有梡嶡之異名然不一也故曰備琴瑟管磬鍾鼓陳之各有序故曰列以降上神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是矣先祖人鬼亦得名曰降者則與詩言三后在天同意

延平周氏曰玄為道之本而水為齊酒之本故玄酒在室貴本也醴醆醴言其齊醆言其器郊特牲曰醆

酒涗于清是盎齊亦用醆也齊有五而所陳之處止於三者蓋言醴以見盎澄即沈齊也蓋沈者在下則澄者在上言澄酒則知清酒在下昔酒在堂事酒在户此言醴醆在户坊記言醴酒在室何也在户非户外也乃在室之户也有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為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修人事而已矣

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自玄酒在室推而詳之至於脩其祝嘏所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其禮備矣備禮然後能承祭之本亦敬之本也故十倫之義見於其間祭祀不祈者言承天之祜也海陵查氏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祜於時未祭也知

其必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盎當朝踐之節

退而合亨以下盎當饋食之節

横渠張氏曰承天之祜順理則是承天祜祜順也

山陰陸氏曰此猶未祭也見端而以為承天之祜非旱計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盎似之矣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當此節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

也澣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

上通無莫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上節用上古中古之法玄酒

血毛腥俎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案周

禮大祝辨六號註神號若昊天上帝鬼號若皇祖伯

某祇號若后土地祇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齍號若

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神鬼祇是尊神牲齍幣

是顯物謂造此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

作其祝號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其實不用以祭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脇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

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為豚解孰其殽為體解而爓之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此腥以法上古爓法中古也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

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此盖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或用鄭註澣帛練染以為祭服亦異代禮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燔炙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

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虛無寂莫也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嚴陵方氏曰上言脩其祝嘏未見其所以為號故此言作其祝號上言玄酒在室醴醆在戶未見其所以

為用故此言玄酒以祭醴醆以獻上言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故此又言腥其俎孰其殽薦其血毛燔炙焉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所冪之疏布所衣之澣帛焉葢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槀鞂之尚是矣疏布禮器所謂犧尊疏布鼏是矣澣帛則祭統所謂以供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君自阼而西酌犧尊

夫人自房而東酌罍尊故曰君與夫人交獻魂陽也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與夫人交獻焉則陰陽之義備矣故足以合禮於魂魄

馬氏曰腥其俎者言近於古也孰其殽者因之於今也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瀚帛言近於古也醴醆以獻薦其燔炙亦因之於古也禮備於古今而又夫婦親之所以致其敬故曰交獻以嘉魂魄夫魄者魂

之體魂者魄之用體用合之則生離之則散故合鬼與神以祭於宗廟之中所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合莫者以鬼神之在幽而合魂魄以祭於虚無之間而已山陰陸氏曰與其越席疏布以冪以與以别之者以承孰其殽之下文質弗類也衣其澣帛詩曰害澣害否傳以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婦人有副褘以接見君子見舅姑其餘則私也然則衣其澣帛葢自褕狄而下且言澣帛則亦以著潔其衣服醴醆以獻當朝

踐之節盎君酌醴齊以獻尸夫人酌盎齊以亞獻然則饋食以下用酒可知司尊彝曰鬱齊獻酌當祼獻醴齊縮酌盎齊涗酌當朝踐凡酒脩酌當饋食謂之凡酒則王酌昔酒以獻尸后酌清酒以亞獻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長樂陳氏曰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

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爓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繼之以蕭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禮書

延平周氏曰玄酒以祭醴醆以獻何也玄酒陳之而已非獻也君陽也所以嘉魂夫人隂也所以嘉魄合二者以定之故曰合莫莫定也

蔣氏曰此章盛言禮之備矣而猶首以玄酒血毛之薦此足以見聖人言禮之要旨祝號之名載於周禮葢神祇之位與夫牲幣之陳各有名稱若夫祭祀則有朝踐有饋食至今世猶髣髴而行之未泯也自是謂合莫以上先儒以為朝踐之節自是謂大祥以上

先儒指為饋食之節夫朝踐為禮之始饋食為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俎腥殽執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誠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亨體薦籩豆簠簋鉶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葢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僞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詳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

行學者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品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之謂也以牲牷肥腯祝史矯舉足以要神而致福烏足言禮之本始哉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别

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

孔氏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賔并祭竟燕飲饗食賔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鼎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賔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

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為祭末饗燕之
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羮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
設也若籩豆亦兼擬賔客及兄弟等祝以孝告嘏以
慈告者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
本祝嘏之義也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
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
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
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大祥

長樂陳氏曰夫飲食號復宫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矣三酒犧牲鼓鍾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矣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則教人之禮成矣是合三者所以為禮之大成

延平周氏曰所羞者以上世之禮物為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已所羞者以後世之禮

物為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謂大祥祥者言福之兆朕見於此也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皆福也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臨川王氏曰禮之大成此亦禮之一節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籩豆玉帛非禮之本雖禮以祭

祀為重要其義亦不在乎玄酒羮胾之為急而謂之禮之大成也

嚴陵方氏曰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鼎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

成也

山陰陸氏曰祥吉之先見也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鬼事也亦哀事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人事也亦吉事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氏曰政亂失禮以為魯尚愈也非禮猶失禮也周公之道衰言魯子孫不能奉行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假也將言今不然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是為第四節正明孔子嘆意也嗚呼哀哉是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無可觀瞻舍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魯郊禘非是非禮但

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子孫不能奉行
周公之禮也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
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案祭法夏郊鯀殷郊冥與此
異者以鯀冥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天子
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
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是於禮法大中之大也從此
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如承天之祜合莫大祥
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論其惡故也自

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

横渠張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之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為有人臣不可為之功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

此至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
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
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
臨川王氏曰吾舍魯何適矣魯當孔子時屢遭亂與
周何異孔子乃問禮於魯則魯未必愈於周也如明
堂皆推魯美皆非其實疑於此皆魯儒之妄也魯一
變至於道或者其是乎　又曰魯有周公之功而用
郊不亦可乎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心則放其

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紃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用郊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序加幽於厲上者則以幽之為惡大故也周公之澤百世而不斷而以為衰者特其制作傳世之迹爾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訓不可易焉故曰莫敢易其常古也

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

之重者也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
非所宜錫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
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為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
衰者非周公之衰也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
之道所以為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
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有曰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
殷人禘嚳而郊冥而此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言之異者何也葢郊鯀與冥者以其始而言之

也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而言之也夫湯革夏則命杞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既終而言之也天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諸侯者守天子之土而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社者土神稷者穀神天子有祭社稷者葢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祝嘏之情非聖人不能知非天子不敢作非聖人不能知則在上者率由舊章而莫敢易非天子不敢

作則在下者謹守其法而已

山陰陸氏曰嗚呼哀哉非直嘆而已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孔子所以嘆也杞宋既不足徵周又如此而魯亦不能以有為也凡言禘郊禘嘗在上郊郊稷禘禘嚳故也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禘郊之牛角繭栗之類是也爾雅曰禘大祭也亦以此令此言郊更在其上則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言周公其衰矣以愛之深故望之至所謂責備賢者

葢如此杞之郊禹也言以禹故故郊與魯不同宋之郊契也言以契故故郊亦與魯不同所謂常古葢自古以來所不變

延平周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用人臣所不得有之禮此魯所以有郊者也然郊不三卜而魯之卜者有至於四而後免牲猶三望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而魯之禘有行於莊公之廟者皆非禮也書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此杞宋所以有

郊也然僣莫僣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而杞宋之不嫌於僣者是天子之事所當守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祭祀所以馭其神君有假於祝尸有假於嘏而祝嘏莫敢易其常古之辭說則謂之大假者葢唯大者為可假假與豐亨王假之假同意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

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
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
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
非春秋所貴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
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
出其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
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
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

諸侯出為僭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
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
儒不以魯郊為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
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
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
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
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
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曽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

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曽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為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上帝於南郊

有曰祭昊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為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為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為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為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為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

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為之説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諭郊禘而哀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

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后稷魯以周公配
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
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
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
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
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意名稱位號之别將有所
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春秋之郊不予而非
魯之僭竊其說甚明設從傳註烏足以發明聖人立

言之本旨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謂僭禮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

器脅君謂劫脅之君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醆是夏爵斝是殷爵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羣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

須假借唯公孫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延平周氏曰夏曰醆殷曰斝醆斝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私家卿大夫之家也先王以仁

義善天下之俗而兵器常藏於民至於私家藏之則為非禮者豈非以私家之貴且尊為有嫌歟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徳者之義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㩧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稽而藏於大史屬諸

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故曰幽國也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醆斝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始僭於禮樂終僭其政刑然後簒弑之心生焉故巡守四方必考其禮樂制度防僭亂也

嚴陵方氏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故有說辭而辭說固有常古焉天下之所共知也若夫藏於宗祝巫史

之家則是非孝慈之言且不欲人之知爾豈所以為神明之道哉故曰是謂幽國

山陰陸氏曰春秋傳曰晉侯以歌鍾二肆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内心則交神之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虚語聖人舉孝慈相感

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葢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有出於宗祝巫史褻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醆斝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奠斝諸侯奠角郊特牲言舉斝角詔妥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醆斝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

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僣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為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攘僣逼之事莫之禦歟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望於隆禮之君也

金華應氏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縢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已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隨之矯舉則為漢之祕祝矣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孔氏曰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

今卿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鄭畢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

馬氏曰凡仕於公者皆曰臣非一諸侯之國也凡仕於家者皆曰僕非一大夫之家也說者以謂諸侯之國大夫之家葢非是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所以別君臣之禮也以衰裳入朝是君臣無別也與

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

稱君者以此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者以此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所謂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皁臣輿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故於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也曲禮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則此所言非禮宜矣齊齒者與之等夷而序齒也

橫渠張氏曰與家僕雜居齊齒蓋謂仕於家者不可

與仕於公者齊齒如此則亂矣若季氏之臣陽虎者其於朝廷豈特齊齒而已仍有畏偪之勢

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為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新有昏期不使則然也三年之喪止於期不使非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鄭氏曰言今不然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剌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内也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故左氏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處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禄養其子孫耳從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

長樂劉氏曰天子諸侯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者三等封疆大小各從其位不可以增減也是謂制度守其制度則有足以處其子孫矣則其臣僕敢踰厥分以齒其子孫哉

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别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所以

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茍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

延平周氏曰人莫不有子孫之愛故先王有法以節之也自天子而下雖莫不有以處之而處之者則異

矣是以謂之制度大夫則衆矣果子孫皆世有采邑則王畿之内所不能容豈非量功德之大小而限世數之久近乎

嚴陵方氏曰夫天下之大天子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泰國家之小諸侯大夫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儉豈非以制度之所寓乎於天子言田則知諸侯之國大夫之采亦田而已於諸侯言國則知天子之為天下大夫之為家也

蔣氏曰天下為公禄位不私而與賢天下為家始有世及以為禮夫公固賢於家也與賢固大於相及也而事變之推移則定制之攸設聖人所以立與子不易之論以為天下常行之法以鎖天下相攘之心故方千里者天子之田也而為天子子孫之定守方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者諸侯之國也而為諸侯子孫之定守或倍上士或四大夫禄或三大夫禄或二大夫禄者卿大夫之采也而為卿大夫子孫之定守

是以封建既行分守一定上下相安僣偪不形謂之制度迨其衰也天子不能有其天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朝聘不修而會合無度交際不明而出入瀆禮

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矣

春秋之時請京之不度封沃之盛強皆私暱為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

新安王氏曰一曰幽國二曰僭君三曰脅君四曰亂國五曰君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

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敕也諸侯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

取弑焉

孔氏曰陳靈公弑宣十年左傳文

長樂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於所明也苟違於禮無以明人非天子壞法亂紀耶

延平周氏曰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舍於祖廟諸侯

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誚者非禮之罪也

嚴陵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為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令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蔣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得朝於方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

也晉文召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宫於踐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見厚下之禮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馳驅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為謔推原其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在易之履所以制禮方其上天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

聖人觀會通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酬酢之道興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於微而禍成於著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别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

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此

以下明用禮為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别嫌也君子表微明微也接賔以禮曰儐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考成也制度以禮成之也仁義各使中禮有分别也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下至衆也非一人之力可得而制馬唯貴賤之禮明於天下然後可以無為於巖廊之上而四海莫敢不為臣妾以尊崇之則禮非大柄能治

億兆如此乎尊卑嫌者則以貴賤別之長少嫌者則以親疏別之先後嫌者則以上下別之則人倫之類可齊於五品而嫌疑判矣著誠去偽莫善於禮能正民心於幾微之先定民志於意慮之始故上天下澤履君子制禮以象之辨上下定民志也志在於心未形於言動也惟禮為能定之於心不曰明微哉儐鬼神者人能用禮以致其誠則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饗之以致休祥焉考制度者謂天子謹其職事莫大

乎禮故巡守於四方必考其制度恊者存之亂者誅之所以一天下於中和齊四海以禮樂也則仁義之賢由之而可別悖亂之失由之而可除賞善罰惡黜幽陟明之道行焉然則所以治政而安君者不柄以禮其可致哉

延平周氏曰儐助之也言禮之精則必至於助鬼神而其粗則考制度別仁義而已所謂別仁義者葢禮所以節文二者故有別意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儐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

馬氏曰禮者刑政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

使鬼神之格故曰儐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别之夫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嚴陵方氏曰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其辨故曰别

蔣氏曰禮足以為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

伯夷降典臯陶作士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一後世遂有禮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入法之際凛乎甚畏之也故於刑政之弛張足以見禮教之盛衰方其禮盛於天下尊卑有守而大柄不移是以嫌微明鬼神序制度設仁義行民有尊君親上之風而無勢力相軋之習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是非有以驅之使正也葢其節文顯設之間所以潛銷天下之血氣忿戾而為中正無邪

之歸者多矣若是則政安得而不治君安得而不安及夫禮衰而俗敝則肅刑以防姦舉天下不齊之情欲一以納於從善之地彼其有力者擁有智者謀有勇者倔有巧者詐君臣岌岌乎其上緦緦然唯恐天下之軋已而亦卒無以制其末矣是之謂無以移其平日之素而一旦以臨之者也故曰是謂疵國聖人議禮自是謂幽國以下詳言後世廢失之序而終之以刑肅俗敝其所以示戒嚴哉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鄭氏曰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孔氏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敝凋殘也俗敝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

病故云疵國

黄氏曰君以禮為大柄政不正者失其禮之大柄者也君不執禮故大臣得以肆情踰倍其僭如晉國三軍而又立三行之類是皆倍增其禮而僭其上者也小臣竊者以位卑權下但竊幸僭越者也倍之與竊皆君失政柄上下僭濫既大小競僭則諸侯倍而僭天子大夫倍而僭諸侯貪瀆公行矣但執禮之君則諸侯變禮易樂革衣服制度或討或流無倍竊之失

矣

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重言刑肅而俗敝者葢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太至故也夫治之為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

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内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不正則無以安其上故曰君位危君位危則上下之分失矣上下之分失則大臣倍小臣竊大臣勢足以有為故言倍小臣勢不足以有為故言竊

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於刑之中而已苟刑肅

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曰法無常法以禮為體禮以法為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為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山陰陸氏曰大臣倍若三家是也小臣竊若陽虎竊寶玉大弓是也

長樂劉氏曰刑加以肅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以殘民焉教民為亂者無刑而受教從亂者得罪此俗所以敝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政刑與禮三者皆失則豈特疵國而已哉

蔣氏説見前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

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鄭氏曰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敎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降于社謂敎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敎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

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戸竈行之神此始為宫室制度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孔氏曰上既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故此一節廣言政之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故君得藏身安固也故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

外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曰政者所以藏身也是故所施敎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為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為

以下教令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殽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上云必本於天此以下變文故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也父親仁也祖尊義也鄭引大傳證祖禰廟有仁義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于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用祖之義率循而

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以敎下民也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取為制度等級也政之行能如此法天隂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則民懐其徳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所以藏其身而堅固也

長樂劉氏曰爲政之道能正萬物之性命則天下戴君如父母畏君如神明安君如天地不可須臾離於其政也然後其君得以安逸享其富貴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爭鬭息則政之藏身尊嚴若此豈不可尚歟殽效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政必本於天後言禮必本於天其言政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殽以降命其言禮義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其降曰命葢古之言政者

必合於禮言禮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横渠張氏曰殽以降命命令也如殷人貴命令之令文之類也今之令書古之教命也

馬氏曰殽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殽以降命言地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則知殽以降命言天

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為陰陽之道降于社者為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知

興作之為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為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内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

已則已必先有所禀受而其所禀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降于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于山川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正而人無不從政善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然為政有道以禮為本立禮有要事神為本為政必本於天者禮行於郊以事上帝此天

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通行然禮有差等凡為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至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殽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殽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殽地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祖廟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尊祖謂之義親禰謂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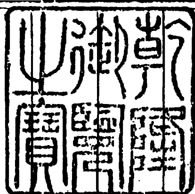
廟有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其境内者諸侯祭之山川所産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霤門户食則有竈往來則有行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雖諸侯

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葢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

蔣氏曰古之聖人以眇然之躬而立乎天下之上葢凜凜也彼其處勢位之尊崇能使天下盡聽命而不疑者葢必有以立乎事物之表而制事物之命命之與政同出而異名也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髙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傚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

為之也是以命降于社謂之殽地殽之為言亦傚法之傚也葢言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葢言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葢言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葢言門行有守内外有職而宫室以居也自後之為政者觀之彼直以為迂闊汗漫若此殊不知聖人因天理之自然運機緘於不露是數降者之未設也天不尊地不親

人無以相養生死之道虧闕而居處之情莫遂吾身寄於民上而莫之安也必於此致意焉而後為藏身之固葢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葢其所以隄防世故維持人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開物成務之主布政乎天下身處乎法宮而民莫與為敵者本此道也



長樂陳氏曰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敏樹則地之體有所安敏政則君之身有所藏葢政隆於外而君安於内患害之所不能侵阽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謂藏身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

宋 衛湜 撰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鄭氏曰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

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孔氏曰此一節結上文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參擬於天地則法於天地是也比方於鬼神則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爲事也此皆所以修治政教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與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民則民所治理各

樂其事業居處也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得立於無過之地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稟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易以所處者為體所玩者為用耳

嚴陵方氏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

者聖人則因其所存者而處之以定體且不遺其先後焉故曰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者惟聖人則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時以氣運故天生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為之君者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

馬氏曰處其所存以其在上者言之也玩其所樂以

其在下者言之也蓋在上者識其禮之所起故處其所存得其處存之要則禮之序在其中矣在下者知禮之所行故玩其所樂得其玩樂之道則民之治在其中矣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别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乎

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敢逆然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聖人以禮之序處其所存以民之治玩其所樂以正用之猶所謂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延平周氏曰處其天地鬼神之所存者禮之序也玩其天地鬼神之所樂者民之治也生時雖天也而有非天者也生財雖地也而有非地者也揚子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果上之人不能誠心以及民由民以及天地則時有所乖而財有所傷也民雖父生然觀於時方天下之喪亂則雖君子不能恤其後及天下之和平則婦人亦莫不樂有子也教之雖師也然大宰八統之教皆行於

上而御於下也是以知天雖生時地雖生財人雖父生而師教然皆有待於君君或不以正而用之則不得為無過故曰以正用故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講義曰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為政也非作聰明矜智慮私好惡也凡以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於鬼神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已以正人者也處其所存如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凡處其所必加察焉則不紊亂而得其所矣所以為禮之序也易曰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髙以陳貴賤位矣凡此者皆處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序焉夫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吉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玩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為民之治也如所玩習

者非其所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四明沈氏曰叅天地並鬼神此心何所用其機巧處其所存玩其所樂斯民何所事其機變非盛德至治之世不能也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而無有覬覦爭奪之風此之謂處其所存耕田鑿井日用飲食而無有嘆息愁苦之聲此之謂玩其所樂非聖人叅天地之自然並鬼神之自然民亦安能

無所不用其自然乎人君以有心擾天下天下必以
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無與焉此之謂正用
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為三
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夫旣與天地
而為三矣又與鬼神而並立矣則其闔知來藏往之
機興神物前民用者如之何而不極其至哉所謂處
其所存者自其降命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
不各當其所處莫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

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謂民之治夫上文固言政之出於天也令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何哉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吾於此知古者君臣上下相安於其天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求力索以有為於天下也是故謂之無為謂之民無能名又謂之無有作好蓋其因自然之理立自然之政凡以天地人物不能自全者皆於我乎賴而吾固順而成之天有時也則必因時以興事地有財也則

必因財以致用人本乎父生則為之正性命之原成於師訓而為之敷典常之道此堯舜三代之君體道御時據三才之位同此一心以為維持主張者也命羲和欽厯象平水土令貢賦㢘五典修人紀冠昏夫婦庠序學校之設靡有不備是豈有求加於天地人物之所不容有者以强天下哉必如是而後為以正用之古治既衰君人者反是不思於是率情以生事狥意以起功自其役民非時取財無藝恣苛刻而失

愛卿逞暴殄而褻徳化舉天地人物之所具存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如之何而能立於無過之地也噫出私意者過之所由生因正理者治之所由立後之儒者而為之説曰因者君之綱彼固有得於聖賢之遺論也夫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鄭氏曰明猶尊也則君當為明君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也君者所明謂在下百姓尊奉君使之光顯非明人謂非是遣君尊明在下

之人以下並同此義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為尊也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也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分定也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貪愛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也

黄氏曰夫君所自明者禮也君四海有天下所明四海之禮君一國明天子所出一國之禮禮者何蓋分土列爵九命四民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尊卑升

降之定節斯乃天子所明之禮也非明人者若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下文又以禮達分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者謂君之所贍乃畿內千里及諸侯貢賦為君所養也非養於人若周末失政而天子私求故譏曰天子不求私財諸侯不貢車服之謂也君所事唯天地宗廟嶽瀆非事於人謂四海一人之尊也君明人謂禮樂自諸侯出則有過患矣養人謂君失政而私求財則不足矣事於人謂失事

天地宗廟而欲下事於人則失位者也下文百姓則君以自治謂百官四民則禮以自治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則字為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為榮顯也

横渠張氏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上下之分皆定各得其道故樂其生而愛其死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是也樂其生即愛其死惡不義

故患其生正為禮達分定故以不義而得生為患無求生以害仁也如堯舜之世在上者覆露含育如此則其苟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為不善不知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治道可愛

長樂陳氏曰君之徳人所明辨而覯法之而非明人者也君之尊人所出財以養之而非養人者也君之貴人所出力以事之而非事人者也然而有所謂明在於稽衆有所謂養在於養賢有所謂事在於得師

惟其要之以上下尊卑之分則明之所以為有過養之所以為不足事之所以為失位也至於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遷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修禮以達義而不受其情也

嚴陵方氏曰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

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當竭力以効功故君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為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為過以天下而贍一人則有餘以一人而贍天下則不足故君養人則為不足上者宜無為而逸下者宜有為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爾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也夫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

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也

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達猶行也禮行分定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恥偷生

山陰陸氏曰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夫覆人皐而治之者尚大宰之事也君可以明人乎故黈纊塞聰前旒蔽明

蔣氏曰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軻以為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爭能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天下之勢固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古之聖人常使其心無負於天下而不容使其

身一日不足以自異於天下在易卑高以陳而貴賤以位故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蓋禮義之錯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辨也然使在我不盡其所以無負於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以行其無負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聖賢惓惓焉而為之戒辭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旣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

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新安朱氏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鄭氏曰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變當為辯聲之誤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

孔氏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知謂謀計曉達詐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勇謂果敢決斷能除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怒仁者好施不苟求財貪者見之

心慚止息故云去其貪然據鄭註意則云選用人知者勇者仁者退去其奸詐者忿怒者貪財者先師既為前解故備載之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則為君之宗廟

横渠張氏曰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私者人於禮達分定不敢存其私意也人不愛其情是也仁知勇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郤

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己也

馬氏曰知者不惑而用人之知則可以去其詐勇者不懼而用人之勇則可以去其怒仁者無欲而用人之仁則可以去其貪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非有意於去也而用人之知用人之勇用人之仁則詐怒貪之三者自然而去也與夫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之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若荆軻聶政侯嬴田光之徒雖知愛死患生然死非禮義則以無聖人在上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故也

新安朱氏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既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江陵項氏曰此經曰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儉之與仁宜不相似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

其皆出於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飲食亦仁人一節也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也儉者約於己故猶為近仁貪則加於人故不可不去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奪人烏得為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

長樂陳氏曰用人之知去其詐則人尚真而不偽用人之勇去其怒則人循禮而不亂用人之仁去其貪

則人樂施而不奪諸侯死社稷天子之社稷也大夫死宗廟己之宗廟也死乎天子之社稷則義而正死乎己之宗廟則非義而變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亦曰死衆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知者多詐而詐者不必知有知者則詐足以別故用人之知則足以去其詐勇者多怒而怒者不必勇有勇者則怒足以別故用人之勇則足以去其怒仁者樂於予貪者樂於取有仁者則貪足以

別故用人之仁則足以去其貪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為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間於知與仁者蓋知仁以勇為主故間之猶三徳以敏為主故亦間之也

嚴陵方氏曰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為似勇而非勇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則人君所去其可以不察此哉諸侯為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為義義之為言宜也大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為變

變之為言權也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則以義望之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則以變責之也

蔣氏曰君子道者三知仁勇是也然世之人或狃於性質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制則其善端之所形見未有不為終身之累者也此章言用人之道而繼之於禮達分定之後其說蓋有所主夫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

不能以禮為主則將肆怒以為亂聖人本禮以用勇則動容貌遠暴慢而怒去矣至於仁之為道尤宜致辨於設心之初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表記曰知者利仁蓋仁主於有已自其盡已而至於盡物者仁之推也語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貪心一形則博施濟衆之事誰其廣之聖人本禮以用仁而曰去其貪者無他蓋將使人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辨親親之殺明尊賢之等仁有所廣而道有

所推也龜山論舜跖利善之分其義近之蓋利已者狹推已者大所謂貪者蓋亦不必貨財是殖然後為貪也　又曰禮之功用其大矣哉知本之以去詐勇本之以去怒仁本之以去貪若是則君臣上下之間祖廟宗祧之事惟理是循惟當是貴可生而生宜死而死豈有忝其所處而失其所守者哉故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鄭氏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意心所思慮也辟開也

孔氏曰此亦因上生下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孔子說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情義利患則下文所

言是也

長樂陳氏曰風俗同故天下為一家心德同故中國為一人其能至於如此者非吾之意有以結之必先知乎其情而致之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興之達於其患而去之

馬氏曰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蓋聖人治近者詳治遠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為遠而中國為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為寡一

家為衆略於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俗不殊而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也凡此者非用知之鑿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而已矣然則天下風俗之宜異中國貴賤之勢殊而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何也蓋風俗雖異而其趨向則一也貴賤雖殊而趨於善則同也凡此自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者

不能為也

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為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為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知人情而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開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修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為一家中國所以為一人也

建安潘氏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

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為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為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原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狥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已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狥則雖父子猶有為豺狼兄弟猶有為參商況

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源灼見要歸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巳外天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迨其衰也貴賤相逼强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為政家自

為俗無它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强一矣今夫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億度料想姑為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為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商之天下則周之天下也其民則亦周之民也紂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狎侮五常作威殺戮屏棄典刑囚奴正士至

於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離也武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重民五教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天下之大義開闔充塞興利銷患而人心一也噫人情之係於天下如此哉漢之興也以其知秦民之情唐之興也以其知隋民之情漢唐而下中智之主開國成務裂天下之大勢就一時之小康區宇不一軌轍有間蓋未識古聖人所以為天下之大意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鄭氏曰舍禮何以治之惟禮可耳

孔氏曰自此至何以哉覆釋上經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舍禮無由可化脂

二十五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

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為七人義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

臨川王氏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此之謂七情中庸止言喜怒哀樂喜樂一也何以所言不同曰皆情也喜可以兼愛欲怒可以兼惡懼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之故止言喜怒哀樂此言七情之實故詳言之

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

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皆出於人為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足以召禍故謂之人患也山陰陸氏曰兄良能克家者也即言友友施於弟而已

蔣氏曰人之生也七情之真具於賦形之初聖人整

世故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明向背之情遂異此聖賢所深憂也夫子對兵食之問孟子陳利國之説源委可觀取舍明甚彼固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廬相依報施相使上下翕然識居處之道而歸於性命之常至於徇利而行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湎無恥上下紛然失交際之道府𧷤摶噬之患所由作也由是言之生天地之間者皆人

耳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肢體之於安佚隨所感動而有喜怒愛惡是不可得而泯遏者也故歸之弗學而能而謂之人情父子兄弟之聚夫婦男女之合君臣上下之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謂之人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

利惟其含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間區别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説欲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説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氏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氏曰端謂頭緒言人深心厚貌内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

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夫心隱於内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蓋心者色之緼由色以覬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内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禮而

已惟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為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為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延平周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為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為惡又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有欲一以窮之者禮而已蓋先王制禮其大倫大要莫非沿人心以為之方茍非以禮則心焉廋哉

長樂劉氏曰禮出於人之情以情度情則情無不顯此所謂有節於内而觀無不察矣孟子知齊王之大欲而齊王以為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揆之以禮無所不察

長樂陳氏曰凡民耳目接於外物則七情生焉聖人不能使之無情也用禮以治其情使之接物雖動其情外有禮制則莫敢踰之也内明性理則莫敢悖之也故情雖内萌而外中禮節考其迹也與中無異是故出其心而為禮節者謂之中考其迹而中禮節者謂之和然則治天下者舍禮何以哉

蔣氏曰人各有心自夫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原其治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粤自文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禹相傳之際方其天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惟微未易驟形也有如欲惡相長事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禦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危微之際能固其所以為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禮記論

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誰獨無之死亡貧苦誰願為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宜甚危矣吾將即心以求真因色以知變運是禮於可覯可覿之際驗其功於内外不分之初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使其内之所存不為外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

何以哉究觀聖人以禮治情之意然後知舜禹精一執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要孚於天下此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孔氏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

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
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
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
橫渠張氏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
見厚又如天地之性人為貴亦是德也稟五行之氣
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也鬼之言歸
也凡生即申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鬼之盛極於魄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備焉

長樂劉氏曰德言其性謂元亨利貞也交言其混謂純粹不雜也會言其要謂聰明正直也秀言其粹謂傑特品彙也天地之氣陰陽也陰陽消長迭相出入而成四時四時終始更相變化而成五行五行者四時之氣凝結而成也大之為山嶽河海小之為動植

羽毛其於人也内之為五臓外之為五事性之為五常類之為五品其作於教化也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隂陽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能使五行不失其性然非七情之所能致也不曰中和之至德哉禮之為用其如是夫

馬氏曰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曰鬼神之會也凡盈天地之間者莫不禀五常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㝡靈者也然

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為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為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為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奈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

四明沈氏曰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

説與天地合其德又説與天地相似中庸説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説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猶爲二物不若此言人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説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

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　又曰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

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

王氏曰聖人欲使天下知其生之所宜尊故必曉以生之所從受人之有是生也蓋有重之於其初而非苟然而得之者也天下之人惟不能明其所從受徒以其身為苟然而得之而自棄之心生自棄之心生而吾之所宜尊者始擧而褻之矣聖人憂焉故告之以其端而動其自尊之心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蓋天

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與我以是生也則人之為人不既尊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必求其形之所自生其賦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自得何謂形之所自生天以覆物為德地以載物為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大德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

生者固鬼神之會也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矣而形之生也又有所謂質與之俱生焉五行之氣散布以命萬物而所謂氣之秀者人獨得之以為其性之質則其質之所自得者固五行之秀氣也夫既有是形則可以共立斯世矣既有是質則天下衆善無不具矣人知衆善無不具所以自待者不敢輕自期者不敢畀卮而充之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之美大而化之之聖不可知之

神則吾之一身固自有聖神之地天下之人何為而不知生之所宜尊即人之不敢慢天地陰陽而褻鬼神五行此天下所共知也然則移其不敢慢且褻者於吾身雖至於聖賢可也學者可不謹諸

蔣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所賦者不薄所用者甚大也世之人梏於形體是以囿於範圍之内而不立於萬物之表且天地本與吾同德也物有萬殊理本一致此一既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

以靈其所以靈者非謂清且寧者其可乎是為天地之德陰陽與吾同體也雖兩立用不獨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受形既若此矣而况喜怒其舒慘也出入其消長也主一廢一不可也是為陰陽之交鬼神與吾同類也氣盛而神魄盛而鬼人之氣魄合而不離而後靈於萬物是為鬼神之會物有常性形於五行人有常性形於五事葢其事生而不窮者鍾於人之靈而後視聽言貌思可以作肅作乂作哲作謀而至

於作聖也安得不謂之五行秀氣哉人之為人若是之不苟然也況觀兩間榛榛狉狉役於一而不知其二局於近而莫通其遠者物而已矣均是人而狹用之不能充其所賦而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

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地體是陰故總

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禀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焉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焉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

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隂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為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為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隂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明也日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隂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隂則陽功成而能久其照隂中有陽則隂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隂陽之交混也日

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復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日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然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缺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氣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氣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

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為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

乖故覩月之生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陰陽合而為道道則天地共由之而已陰陽離而為德德則天地各有所秉焉幽顯者天地之道上下者天地之位天地既位於上下則五行播於其中播者分布之稱也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則可否相濟而和矣乖則塞而生暗和則通而生明故月如其數而生焉自生而進進極而盈為望既望而虧虧極而闕為晦朔後則明生而魄死

望後則明死而魄生以麗於數故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月而不言日者蓋月受日而明遡日而行言月如此則日之長短出没其能逃是數哉

馬氏曰星麗乎天亦陽之屬也故言天秉陽而繼之以垂日星垂日星者所以昭其日星之明也山川麗乎地亦陰之屬故言地秉陰而繼之以竅於山川竅於山川者所以通山澤之氣也天之所以命萬物而往來不窮於其間者五行也五行之動必有所終故

曰迭相竭迭者終而有始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埀陽也竅陰也播陰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陰陽沖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五然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陰陽中而為五行五行播而為四時四時和而十有二月生焉月以盈闕為節故皆以三五

龍泉葉氏曰天陽也天必能東陽而後日星埀於下

以效其經緯地隂也地必能秉隂而後山川竅於上以效其流止天地隂陽交為貫通而播五行之氣運於四時五行不忒四時不差而後月能望日晝夜相代以成歳功生死不愆而盈闕不紊其勤勞至矣天地之道至誠而不息五行之氣至和而不乖此王則彼衰彼息則此生迭相為竭而未嘗竭也五行歳月始此終彼相為本末不可窮盡此天地所以久存而不廢也其在人也發於聲音則律呂之變不可窮發

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發於衣服則色章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勤勞皆發於萬物而資於人以與之並為長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内而獨有厚於萬物焉葢研括天地陰陽五行之運動而聚見於人則人之為可貴也大矣及其累於

形偏於氣專已而忘物界志而尊欲故雖為天地之心而其心非天地也雖為五行之端而其端非五行也雖食味別聲被色而味聲色之所自出者不知也冥然於日用飲食之間并吞之念形奪之事起其所以感傷天地陵犯陰陽毀敗五行者人固為之而萬物不與也是必有先知先覺者焉察其本原要其性命而流通焉故舉物睹情蓺事勸功端本於天地陰陽紀法於日月星辰淪幽出明歷粗入微一皆順

其常理非出私智任私意而自為也皇極則建常性則若設官則有治焉立師則有教焉此人之所以能不失其貴而卒於參天地以立天地萬物卒賴於人以長且久也雖然昔之言治者兢兢於天道業業於人事謹小而畏獨未嘗敢極其論也故以人情合人理則詩是也以人事永天命則書是也著天地陰陽五行之失常以考人理之否當而徵懼之以善惡則春秋是也惟易則深遠矣然而吉凶禍福必驗之以

事觀文賾象而人身之變動舉積此焉未有擅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一身以為貴範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天下以出治其意若此之大其用若此之妙其論若此之盡者也豈堯舜周孔固有遺言而後之得之者遂從而推廣極論之歟雖然使人能知其所以自貴而通於天地陰陽五行之故則去其滯吝消其鄙詐而無一舉動之非禮也使人君能知人之所以貴而還以天地陰陽五行之所賴者治之教之則必

懲勸不以賞罰制馭不以權勢本仁立義而無一政事之非禮也則庶幾可也

蔣氏曰上章論人而繼及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象數之間何哉三才之道固未有不麗於陰陽之二氣者而其一抑一揚蓋本天地之正理少失其制則患生焉在易乾坤之卦四德具於乾也而坤則利牝馬之貞首庶物者乾也而坤則承天而時行以成德爲行者乾也而坤則取乎無成而有終獨以歸坤也上

六爻又發龍戰於野之義為其嫌於無陽也然則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而可與陽亢位乎故秉陽者天也日星之象自然而胎垂秉陰者地也月之象則有待而後生使山川不為之通氣五行不為之播時則陰不和於陽而失其所以質之者矣月何自而能生故在天成象而日星以陽言月從陰類為之月者疾行乎周天之度而受明於日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有分量而弗敢成也然則陽有專制之功陰必資

陽之用先儒發之其義明甚

王氏曰和而後月生也政和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充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作和氣流通密移於造化之妙則月之所以由和而生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為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紀元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為夏則月會日於實沈鶉首鶉火之次天三生木播之於春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娵訾降婁大梁之辰矣地四生

金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鶉尾壽星

大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分旺四季四

序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載魄於

東晦朔弦望無毫釐之差絲忽之謬者實由聖人調

胸中之誠應乎天地則所以播於五行者已極其和

而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

然也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

蓋謂是歟

江陵項氏曰衆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則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干於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以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爲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已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

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正謂干支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六